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棍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劉晉

欽定四庫全書

止齋集卷十九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學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

某肩陋晚學近塵末第驟蒙朝廷擢置學省遭遇車駕幸學蒙恩改秩疊有倖冒豈不欲勉策駑鈍少圖報塞實以多病曠官前後以病不與私試凡五箇月職事廢弛不遑安處欲乞陶鑄一在外差遣或祠廟一次十月十二

日三省同奉聖旨添差通判福州仍釐務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一

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變或草昧之初或叔季之後皆可以成大功而𤋮鴻號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敵内有交叛之將關河海岱羣盜雲擾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屯以繫國祚遭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于宋蓋時無不可為者矣恭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略

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纘丕緒以恢復爲已任可謂對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愧者然而遷延稽故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爲而以恢復爲諱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隆興用事之臣雖以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顧以恢復爲諱果何名歟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

是王業往往遂已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正人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人不恥君父播遷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人不懼是尚為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晏如平時不念國辱私相恩讐但為身謀患在得喪自非陛下有以再造彜倫一新士氣臣恐此義寖微寖滅或有後憂也方今北主春秋甚高志不在動庶孽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覩矣以

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進大抵生事儻無遠略且有内事兵端其可禁乎就使敵無動夫以中原宗社顛危生民塗炭五六十載北不足懷南不能令厭亂思治豈無其人閳之道路河決非常擾及關陜神怒民怨其兆見矣卒有特起何以待之就使敵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介在東南禮樂庶事比擬全盛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略寛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宜為

中興盛帝顯王而以人心不起至於憂在子孫臣實未諭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是在陛下而已臣不勝拳拳

第二

臣竊謂士大夫以恢復為諱但曰時不可為者必有以藉口矣其說以官與兵俱冗而方困於財有此三患何鄉而可彼好論邊事以希戎功者皆誕謾迎合耳誕謾迎合自中人知恥此名進言之人要當覩事情如何不

宜以此妄自沮却臣誠愚陋揆之往古國家之患何世無之上有悲心委意之君下有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且盛强君臣玩安虚延歲月雖無患亦且衰弱臣故曰以人心為本誠使中外人心併意一向以佐下風治是三者有一弗治且害大計則九重不怡九重不怡則朝野震疊如是則恢復之形見矣臣之所謂恢復非論邉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往者渡江諸臣僇力討賊大義明矣竟無所成陛下亦嘗究

其所以失歟不鑒前轍而以重斂濟師以王蔡之遺法圖寇鄧之髙勲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縱微秦檜其勢不得不出於和後之議臣不務反此乍和乍戰莫知攸濟臣請畧陳祖宗立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熈豐崇觀以来用事者之紛更動危邦本以致邊兵之禍訖于渡江理財本末陛下詳覽而審擇焉則興衰之分决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國家肇造之初雖創方鎮專賦之獘以天下留州錢物盡名係省然非盡取之也當是時

輸送毋過上供而上供未嘗立額郡置通判以其支收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起發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應在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可謂富藏天下矣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熙寧新政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今為額其它雜斂皆起熙寧於是有免役錢常平寬剩錢至于元豐則以坊場稅錢鹽酒增價錢香礬銅

錫斟秤披剩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至今為
額至於宣和則以贍學錢糴本錢應奉司諸無名之斂
凡十數色合而為經制至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始以
稅契七分得産勘合添酒五文茶引鹽袋耆户長壯丁
弓手雇錢之類凡二十餘色合為總制至今為額最後
則以係省不係省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贍軍酒息等錢
鈞撥為月椿又至今為額至所謂湊額糴本降本折帛
坊場淨利供給吏禄之類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且夫

自係省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榷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邊兵之禍起且邊兵安能一旦入中國哉民心離則天心不享則其禍必及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循宣和橫斂之舊又益以總制月樁令項起發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興之可乎今天下之民皆不便其長吏徒以陛下時出德音有所罷省蠲閣振業之而民心不解夫恩澤有限不能勝無藝之斂可為寒心臣

故曰觀諸此則興衰之分决矣則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也若曰方困於財何郷而可是坐觀成敗者之說不事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第三

臣聞煕豐崇觀以来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邊兵之禍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斂不唯奉行不以為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令以養官與兵

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八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著在令甲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闕令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熈寧按天

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閲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以教閲之兵因别為額而隷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闕十字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

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為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哉特以三總領餽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為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為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為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為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飢露當此勞辱最易撫摩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

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禄以待天下之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得辭臣享其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第四

臣所謂養兵闕六字　國家任其事者臣嘗思其故矣非必皆郡臣之罪也勢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

明聖豈不灼見其偏數其在朝廷有官守者莫如文墨議論之寵其在四方有民社者莫如監臨闕察之專蓋非一日之積也往者給諫館閣與省寺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歷省府往往不至執政夫是以績效白而有司無失職儒雅進而能吏有以自見而朝廷之勢適闕自主判廢而職掌分更迭之法改而流品別由令臺省視六品長吏闕爲清濁況它有司乎臣故曰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也往者帥漕望郡事力不分而將相大

臣多領藩服夫是以利歸公上而邉郡未嘗不實耳目闕三字而守將闕四字繩墨之外而中外之勢適平自以闕十一字歸之提舉大軍之餉歸之總領至令帥臣徒擁空名位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況支郡乎臣故曰有民社者不如監臨闕察之專也推是二者可以察見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矣是故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禁苛而官不盡其力令上自臺省下至州邑胥史執其政長官不能誰何大者闕六字

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匹夫單人動搖闕五字之下持其長是今日之勢也是以不事事者常之俗成臣故曰非羣臣之罪也勢也無闕六字且以綿闕二字數州之廣外有邊方之難內有盜賊之患而執事者徒取具足曾無一人根柢深厚可以託重雖有許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恃乎自古事變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倉卒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如暇豫一切

之人孰與忠愛利害甚相遼絶也而每患不果易曰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光堯遭變之難鑒藝祖造邦之意推黄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人心以捄天下之勢則宗社幸甚蒼生幸甚十四年六月王丞相准取旨免奏事

桂陽軍乞畫一狀

一臣照對本軍以銀為税自天禧間行之民以為便但銀價不等折納亦隨時髙下官吏未免以意増損

紹興奉行經界本路漕臣見得銀價大重遂立
條約每兩折錢二貫貫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
數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因前知平陽縣羅
公旦劄子准都省批狀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
價錢上減錢一貫文足至淳熙二年六月三十
日因轉運副使李椿奏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銀上減錢三百
三十六文七分足今每兩折錢二貫三百六十

三文二分足至與市估低平相等遠方之民鼓
舞聖恩老穉相傳無有窮已然臣區區尚有不
敢隱默竊縁節次裁減銀價内一項轉運副使
李椿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一萬二千貫而當時
先乞於月樁大軍錢内減放上件錢數紐計銀
價除落故所行乃為實惠知縣羅公旦所乞共減
去歲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而
當時即不曾乞於月樁大軍錢内減放上件錢數

雖曰減價而其錢至今猶是隨鈔數納故其所行但為虛文臣究見本末李椿以具奏出於宸斷故雖以一萬二千貫之多捐之為易羅公旦以不曾具奏出於省部故雖以二千七百餘貫之少捐之為難臣竊思念本軍財計支數漸增收數漸減勢不獲已必取之民臣已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所降指揮申尚書省欲望聖慈特與行下本路轉運司將乾道六年正月

二十九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所減銀價一百文足止共無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照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聖旨指揮一般事理每歲於月樁錢數減放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却將見今稅户隨鈔收錢均懇蠲免庶使德澤下流不為文具

一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聖旨指揮減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

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勘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税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特降一𣅜旨與隨數除豁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户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切取見桂陽軍所收經總制錢勘合錢委是於人户折銀錢上所收即

將令來本軍前項合放錢數並行除豁本軍自此並不起發去訖令來所乞減放二千七百四十八貫亦有每貫上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厘省共計無收一百七十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如蒙施行併乞照淳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併行除豁施行

一臣照對桂陽雖小壘實邊徭峒頃年郴寇蓋嘗上煩南顧之憂矣稽其兵籍最為單弱見管禁軍一百

九十八人廂軍一百二人牢城七十四人牢城一
營既不在准備緩急之數則通廂禁軍止三百人
而其接送守臣各九十六人提刑提舉司各四十
人幹辦公事官二十一人諸司占破二十人率每
歲用一百七十八人又有押部綱運齎擎文書之
類差撥不足不免通那禁軍應副臣之到官亦欲
略行整齪教閱然常不滿百人臣因根檢詢究自
紹興十一年史愿措置量屯軍馬於管下平陽縣

臨武峒諸處彈壓至十四年抽回臨武峒戍兵差
撥鄂州軍五百人前來軍城屯駐至二十一年復
抽回鄂州軍尋有李金之寇乾道元年賊平之後
再差鄂州軍五百人以二分屯本軍一分屯臨武
淳熈十一年十一月二日樞密院降聖㫖指揮抽
回鄂州兵差撥潭州飛虎軍三百人於郴州黄沙
寨親兵一百人於宜章縣忠義軍一百人於本軍
臨武縣駐劄自此軍城遂無戍兵契勘平陽縣自

舊有臨武縣楊梅寨廵檢土軍一百人紹興十六
年析平陽之臨武置縣遂以平陽臨武兩縣廵檢
帶銜令来臨武縣見有戍兵一百人弓手七十人
稍成次第所是舊管平陽廵檢土軍一百人合還
本縣管内置司臣今相度平陽臨武兩縣廵檢就
移在城内外置司仍舊以平陽臨武兩縣廵檢帶
銜以所管土軍一百人相兼教閲稍壯軍壘猝有
抽喚止六十里往来應接管無缺誤如臣所乞即

不敢引用紹興乾道事例增添軍馬亦不曾違戾
淳熙十一年二十日已降聖旨指揮只是軍縣一
體務令均平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伏見前後臣僚屢言郴桂之間宜興學校以柔人
心尋准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勑節文三省同
奉聖旨依體戶部勘會事理施行行下本路於郴
之宜章本軍臨武兩縣剏建縣學所以勸奬風厲
條目甚備仰見睿明旁燭幽照欲使遐氓同被文

化幸甚幸甚今來兩縣雖各有學然而無訓導之
官無供億之具名存實亡不足以仰稱明詔以臣
愚見所在縣學多是文具莫若只就州軍學展套
齋舍增養生員責之教授誘進義社豪民或遐峒
子弟孫姪入學聽讀仍以縣令佐兼管幹贍學錢
糧事措置應副專委本路提舉學事司常切點檢
別為一籍如教養到生員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
以來許將見任教授并贍學錢糧官理為勞績量

立賞典如此則事體歸一庶可就緒惟陛下財幸

臣檢到本軍准本路安撫牒備准淳熙八

年八月二十一日敕指揮申尚書省去訖

乞賜檢會施行

一臣照對本軍祖來年額係招趂住賣茶引二十二道

每道一百斤價錢二十三貫四百一十九文

省一年計二千二百斤共價錢五百一十五貫二

百一十八文省分係三縣并在軍合同場招趂緣

本軍非産茶地分又非商旅孔道自舊將買引價錢均敷於民歷年彌久不以為病至淳熙元年守臣妄希增羡之賞於任内添起年額茶引二十三道作四十五道增及一倍之數計價錢通五百一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省其錢無所從出却於輸納倉庫收趂内折銀場每鈔三文足和糴場每石九文足常平倉每石二十文足苗倉每石三文足猶未及額數及合干等人至今十五年凡科斂民

錢八千七十九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臣雖已具申本路提舉司乞嚴賣申奏除豁去訖臣愚竊謂國家歲計宜不藉此瑣瑣欲望朝廷詳酌指揮行下本路提舉司將淳熈元年以來増起一倍年額茶引二十三道特與免行拘趂令臣將見今倉場受納鈔面所收茶引一項錢盡數除落雖其事微細亦足以彰陛下加恵元元之意

一臣將本軍牢城指揮兵士見管七十四人逐一契勘

元来斷由見得内係竊盜二十五人强盜十二人刼盜八人渡淮作過一人竊緣本軍被邊其民習見剽奪之利乃以四方强惡之人配隸於此間者往往佚去散入村聚率人以為盜臣因捕盜嘗獲郴之逃軍數人皆故江浙間强盜也臣愚以為本軍無城壁開閉之節無營房出入之限居民荒涼官府不威重兼廂禁軍人數稀少部轄不前凡此等配隸之人實難關防欲望聖慈特賜指揮自今

應盜賊并渡淮作過等人住配本軍庶得安静

臣檢准淳熙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樞密院

扎狀指揮知郴州王薰申乞諸州盜賊不

須配隷郴桂大理寺看詳淳熙十三年六

月十一日指揮諸州牢城人數如溢及五

分仰先申本路提刑司照應諳實保明備

申省部以憑行下住配自合遵依施行難

從所乞伏念本軍事體又與他郡不同伏

望聖慈特賜矜允

止齋集卷十九

止齋集卷二十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湖南提舉剌列郡太守狀

臣照對湖南治郡莫難於永莫易於全臣取十年以来事關本司至於目即反覆參攷見得永州實是匱乏積而至於淳熙十五年終大軍月樁常拖下七箇月不解共為錢三萬五千貫文餘逋稱此而又民俗强悍動多

罷訟此所以為難全州素號僅足自淳熙十三年後大軍月樁每孟月錢季月起發並無缺誤他亦齊整而又壤地褊小公事甚稀此所以為易今來知永州趙謐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已起至紹熙元年五月分若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趲前三箇月却又補帶舊欠凡為錢二萬貫文使知永州者皆如趙謐則永雖凋郡可以漸寛知全州施廣文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初頗如期洎至今年四月以後於本司新故交承之際頓不起解

若從令八月理起較之累政更拖下三箇月凡為錢一萬二千貫文又官吏久無俸給軍人冬衣纔支一半使知全州者皆如施廣文則全雖樂土又必凋敝近者朝廷集議蠲減臣實奉行寬大之詔數内永州減月樁錢歲五千貫亦是謚率先他郡將所蠲減之數分為等第均與諸邑必欲上澤下及於民令之州郡大抵上欺監司而下不䘏民自非謚有志愛民安能如此臣以為若謚者可謂不負陛下使令矣施廣文雖本書生顧為鄙

猥之計及此垂滿略無顧憚自上供軍須至官吏之俸一切勿問臣尚以為行且受代或是儲積以遺後人比及體訪累月以來郡帑並無見管錢物且財賦若不在官即須在民而廣文已將今年民户秋苗預行預借一半方禾未登場之時民正艱食奈何有此暴斂全之民力自是困矣臣以為若廣文者可謂負陛下使令矣至如知武岡軍王公弼亦有治狀武岡軍雖小壘自公弼為之闔郡之事井井有條士人悦之軍人安之旁及猺

峒悉聽約束觀其才有過人者但視永州不為甚難勞効差小耳以臣愚陋衰疾實不足任剌舉如此三郡治否之狀蓋久而後得之已忝耳目之寄令三人者各及滿替若更隱黜遂使施廣文僥倖善罷再竊官職何以為負使令者之戒趙謚王公弼不蒙旌別稍異倫輩何以為不負使令者勸已具狀奏聞欲望聖慈加惠此方首正諸郡將施廣文特賜黜責趙謚王公弼特賜擢用伏候勑旨

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有旨趙謚王公弼各減二年磨勘施廣文與宮觀

湖南提舉薦士狀

臣恭覲明詔搜羅湖廣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文仲有通務之材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静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譪有民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為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為桂陽録事參軍授臣本軍會計録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

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錢亦數萬緡皆
文仲癸之臣以為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奉議郎知
常州無錫縣吳獵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期於遠大所居
闔郡宗為師友凡與之遊類多自愛而獵於其交有善
稱之不容口有過戒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
赴之不恤也頃從事桂林幕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
功已而帥臣劉惇不理於口而獵誼不避罪屢訟其寃
人臣如此其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獵適為贍軍酒官

助講荒政甚於饑渴桂陽故事遇皇帝登極奉表進銀三千兩屬方救荒之際力不辦此臣懼無以塞責獵實教臣申請減額迄蒙睿旨損三之一為惠一方獵與有力臣以為獵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林郎知潭州攸縣蔣礪素稟端亮恥為苟簡往歲江陵令茲攸縣廉惠之譽兩邑同辭觀其為吏苟不便於民雖上官令之不聽苟便於民雖匹夫不獲伸則身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詣闕所上書論廣右利害有四捄弊之說及與提點刑獄

司論經總制錢其言惻怛可以施用則邇臣所謂遠方
因革可備咨訪者在靜江則礪其人也奉議郎知全州
清湘縣楊焰賦受沉審濟以通練亦佐桂幕與平李接
之亂隨宜知變見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奪及今為
縣益著吏績郡實賴之臣得其嶺外鹽筴本末一書自
開寳訖于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燦然明白其論以蔡京
變法實為咎根馴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般客販迭為民
擾蓋利東路則西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宜

為損益兼惠兩路斯可以便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廣
鹽之說十數家未有如焰之平者則邇臣所謂遠方因
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焰其人也如臣不肖非有知
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衆人未識之先正以久居於此
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仲吳獵之
在湖南蔣礪楊焰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牧守
賔僚無不器重臣如隱嘿不惟負蔽賢之罪是不奉明
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聖慈特

賜甄録以昭示公朝不遐遺之美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有旨吳獵蔣𤢧楊炤宋

文仲並赴都堂審察

辭免浙西提刑乞祠申省狀

某一介庸陋本不適用偶際休明荐叨器使自守軍壘就除本路監司之任一歲而遷將漕又一歲而遷按刑可謂寵光狎至私計兼足矣方寵光狎至而無圖報之心私計兼足遽為求便之請苟非至愚豈敢犯此不韙而某祠禄之請不避煩瀆至于再三實非獲已伏念某

秋初心痛至不省事當倉皇回司之時盧檢院范少卿俱來相問苶然一榻不能交談舁入廨舍盡室驚惻僅逃鬼録頼有天幸以此心氣衰憊目力短昏雖極勉强嘗慮妨闕重念某纔有一兒尤不敏事書問滿前莫能報謝米鹽瑣碎時復闕决夫多病早衰傍無佽助在官則以奉公不辦為憂在家則以應俗不周為媿若不乞假歲月務近醫藥貪戀禄食必致自斃區區欲望檢照前請特賜敷奏别與祠禄差使一次則未盡之命皆生

成之賜

小帖子稱照得某蒙恩改除上件差遣係是晉應孟明資闕初以待次歲月足便休養故不敢輒有陳請今來應孟明已除郎官即成見次所以須至煩瀆若未欲便與祠祿即乞與一般待闕差遣某見迤邐前去衢婺州聽候指揮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一

臣恭惟藝祖受命平定海内凡所以創業垂統莫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案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何以尚此當是時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諸道上供歲額以

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傳序九帝天下嘗多故也而民心不離迄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深厚故也臣嘗惟念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比隆三代矣然而以天下遜不私諸子纔一再傳而萬世不祧之宗僅同支庶則是在天之靈未亨其報高宗遭變深探其本由是推正統之自納至公之説而大命復集于壽皇聖帝爰曁陛下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寛仁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繼體之始伏惟夤念高宗

推本之意欽承壽皇付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世無疆之休令其時也臣不勝至願取進止

第二

臣聞熈寧以来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馴至於今而民力之困極矣葢自祥符奏立諸路上供歲額熈寧新法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迄今為額是特上供耳而其他雜斂皆起熈寧則以常平寛剩禁軍闕額之類令闕封

椿迄今為額至于元豐則以坊場鹽酒香礬銅錫斛秤披剃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迄今為額至于宣和則以贍軍糴本與凡應奉司無名之斂合而為經制迄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以稅契七分得產勘合添酒五文茶鹽袋息之類凡二十餘色合而為總制迄今為額最後又以係省不係省有額無額上供贍軍等錢均撥為月椿大軍迄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闕盡歸於都茶場不在州縣鹽

鈔盡歸於榷貨務不在州縣秋苗斛𣂷十八九歸於綱運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贓罰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此天所以復命壽皇爰暨陛下將以捄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方今之患何但外域葢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耳豈不甚可畏哉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知畏則宜以捄民窮為已任陛下以捄民窮為已任

則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則羣臣陳力何鄉不濟此藝祖意也亦天意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第三

臣恭惟陛下嗣位之初詔旨丁寧皆為寬民力而下臺諫侍從置局講究而臣猶以為民窮未捄何也誠以裁抑細微㦸蠲空張之數而已議結局未有以稱明詔大慰民望也臣来自遠方不知朝廷之費宮掖之奉歲當

幾何以所親見則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以為不可版曹以為可則總領所以為不可總領所以為可矣奈何都統司不可也陛下亦熟念之歟則以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故也於是乎中外之勢分而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矣職掌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謀事權不一則有無不能以相濟施行不專則前後不能以相守

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繇且夫承平關陜已行之久中興韓岳未罷之前養兵亦甚盛矣而不見其不足誠在今日稍仍舊貫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後患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於宣和嘗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說起而為梗靖康至於紹興嘗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說起而為梗故上之號令相

反而不能定下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若夫寬民力誰獨無是心哉斷之而無異論行之而無後患莫過此者而何疑不決陛下誠斷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綱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方當年穀屢豐邊鄙不聳失此閒暇後將何及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臣不勝拳拳

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為郎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

力上曰莫急於此只為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獎再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懼上云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乙夜之覽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來奏臣來自

遠外乍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睿慈曲垂
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顧臣何人遭逢如此然臣
委是目下未有成藁以應明詔容臣守官之暇
收拾編録候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聖慈特賜
寛假上云看撰得幾卷即逐旋進来不妨又奏
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朝便敢僭越投
進文字以此終是跼蹐未安上連聲云不妨不
妨

辭免除秘書少監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對冒陳臣除秘書少監兼職依舊竊惟闕三字自古所重自非時望不在此選假如循次而進亦以待闕四字之人伏念某學術空疎重以衰惰視令同進為日又淺上之不應遴選之科下之不與久勞之數乃因賜對有此越擢若遂冒昧安受不辭則是哆然弗揆敢當嘉奬此所以須至懇陳不容以官小例無辭免為辭重念某頃緣衰惰嘗申祠請尋

趣奏事遂留為郎乃以重違成命黽勉效職則今日之辭情實可察伏望特賜敷奏早回誤恩以安愚分

轉對劄子

臣頃蒙恩賜對嘗奏三劄上陳一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竊以為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實在今日誠不自意一介僭論偶契聖聰奬予備至以臣區區之愚猶以前說未畢復為陛下誦之蓋藝祖之後天命復集於壽皇聖帝爰曁陛下恭惟陛下以藝祖之子孫而修藝祖

之故事此天意也不識陛下自信足以濟此歟抑自視過謙而尚疑其難歟以臣考見肇造之業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任逸而不任勞大抵懲五代叢脞之失再立朝廷以還君道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願陛下勿疑其難也臣請條一二切於當今之務者以備采擇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聞此建隆二年十月詔書也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可施行者以聞此建隆三年九月詔書

也且夫中外論建非近臣面對則遠臣封事皆所以通下情裨治道也而其患不在於壅蔽則在於讒嫉今也以遠臣封事之言付之制誥則有舍人院任其責矣以近臣面對之言付尚書省則有尚書省任其責矣以為可聽者斯聽之不可聽者勿聽則聽者無特異於衆之嫌不見聽者無見遺於上之恨是謂不以主斷廢羣議而無壅蔽讒嫉之患人主所自擇毋過臺省長官耳此道豈不甚易知甚易行哉伏覩陛下踐阼以來不信近

習而信外廷不聽游言而聽公論亦既深得藝祖之意矣然間者上自侍從臺諫下至百執事或臨遣郡國之臣對揚敷奏多見嘉納人人自以為得上意且行其言而章往往不下他所指揮動亦留滯廷臣惑焉且陛下不信近習不聽游言必無壅蔽必無讒嫉或以為方崇清静之化厭於多事而不加省或以為陛下自去冬違豫以来聖意常有不釋然者於是務自寬大而不暇省二者皆妄窺測也臣獨自思念未有以藝祖故事上徹

冕旒之聽者陛下其始自今凡中外論建一以建隆詔書從事不唯君道得而朝廷正亦足以解廷臣之惑不亦美乎由此言之若法藝祖但見其易未見其難則臣所陳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皆非偶然嘗試之説可以次第舉矣臣不勝至願

止齋集卷二十

止齋集卷二十一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轉對論役法劄子

臣不肖頃以備員郎官蒙恩賜對嘗奏三劄專論民力之困然熈寧以來生財之害粗及梗槩未敢悉數而玉音嘉奬至于再三退切感激遭際如此繼今可以畢其說矣今者適充轉對之員敢以奏劄數內免役一項先

為陛下誦之而因究役法之弊庶幾采擇以救斯民於不勝其病之後所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遂其力也自罷募户長而取其錢令隸總制熙寧五年罷十年以其雇錢別樁管紹聖三年再雇建中靖國元年再樁管紹興元年起發九年罷十年六月拘收入總制窠名罷募壯丁而取其錢令隸總制熙寧七年罷十年以其雇錢別樁管紹興十二年十月拘收入總制窠名罷募耆長而取其錢令隸總制熙寧八年罷十年以其雇錢別樁管紹興五年起發九年罷十年九月拘收入總制窠名而又以三分弓手雇錢建炎元年增置弓手二年民户役錢更增數三年以闕三年罷紹興五年三月拘收入總制窠名

一分寬剩錢崇寧二年年封樁四年罷政和三年再封樁紹興五年起發九年罷十年六月拘收入總制窠名

盡隷總制而又以罷虞候重禄錢宣和三年陳亨伯奏罷五年拘收充糴本乾道四年拘收入總制窠名起發

罷諸州曹官當直散從官雇錢宣和五年拘收充糴本

罷學事司人重雇錢宣和五年拘收充糴本

和糴本之類盡隷總制至於官户不減半役錢建炎二年起催紹興五年起發乾道二年六月拘收依經總制赴南庫

在京吏禄在京官員雇人錢在京吏禄每歲下淮南兩州十二路起一萬四千五百貫政和元年每路量添五百貫在京官員雇人錢紹聖元年立一萬貫為額於十四路起發政和四年每路量添三百貫

之類又令項起發

則免役錢之在州縣者日益少而役人無祿者衆矣夫使民出錢募役而逸其力未為非良法也而反取其錢以贍他用既取其錢以贍他用則必且白著而役法不得不壞何謂役法壞今天下州縣之胥皆浮浪之人而鄉村催科專責之保正長是也以州縣浮浪之人行遣公事蠹民誠甚然未易改也臣不暇論若夫鄉村保正長任催科之責破家蕩產者往往而是獨奈何弗救乎且夫保正長催科非役法也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

也臣請言役法與保甲法之異

臣謹按熈寧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鄉村第一等人户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户分為上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户分為上下二等者長於第一第二等户輪充一年一替如本村上等人户數少即更於第三等内從上輪充壯丁於第四第五等二丁以上輪充半年一替

戶長於第四等召募有人丁物力者充一稅一替此役法也

臣又按熙寧三年三月九日行保甲凡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力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選主戶最有行止心力材勇為衆所服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為保副保正此保甲法也

役法者五等簿是也保甲法者魚鱗簿是也五等簿者以通縣計之自第一至第幾以其户强弱各自爲簿魚鱗簿者以比屋計之自第一都至第幾都不以其户强弱併爲一簿各自爲簿即第一等之中雖有强弱要不失於上户第二等之中雖有强弱要不失於中户以其力略相等故其役均併爲一簿即或一都之中適多强户則歇役之日長或一都之中適多弱户則歇役之日短或一都之中適皆弱户則於其中不得不推排一二以

為強户則無復歇役之日以其力相殊絶故其役不均此甚較然矣方行保甲但以譏察盜賊而已與免役初不相關熈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税而耆户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

元豐賦役令諸鄉村主户每十户至三十户輪保丁一人充甲頭並須同大一保催租税常平等錢

嘉祐以前未有此令

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紹聖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一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其保丁輪充甲頭皆最下户人既不服事率難集按大保長各二年替宜以都保租稅輸二人分一稅一替而罷甲頭於是催科悉用大保長矣由此言之大保長催科尚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也今士大夫固恥言安石之為人乃若章厚則指為罪魁皆知其殘忍不恤敢於斲喪祖宗深仁厚澤之意而獨世守其刻薄之遺術以為成憲臣實

未喻萬古役法一王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方今仁聖在上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矣謂為無人能斟酌損益以通其變臣亦未喻且今之困民力誠非一事而役害最大中人之家破蕩相繼有以仁聖在上宰輔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如此乃坐視斯民最大之害持章厚所為者若出於三代之舊而不敢議有輙議者不過付之有司檢坐見條申嚴行下以塞人言臣尤未喻也陛下加憫元元甚于赤子誠不以臣不肖妄

論成憲下臣此章令侍從臺諫而下推究其所自來而雜議之要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寛民力實大惠矣臣不勝拳拳

封事 紹熙三年十一月

臣一介疎遠才不逾衆人而多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間者將指湖湘罷弗勝任嘗上奉祠之請乞便醫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為不肖歸以畿節留之郎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顔開懌玉音温厚

曾不數日擢貳冊府又未幾用以爲皇子嘉王府贊讀
官極一時儒者之遇臣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
勝大懼無以塞遭值之責日夜思念獨有與二三僚友
共秉一意爲大王道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
地之正義以成孝敬長恩愛無負任使之意死且不朽
蓋嘗讀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王季者日三
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今日安否何
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文王色憂行不能

正履則必反覆為王誦之曰是可以為法事親若文王則受命作周本支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願王慕之傚之勿以為不可及也至漢戾太子之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為王誦之曰是可以為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保而望思歸來之臺天下悲之願王警之懼之勿使萬一有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而大王姿稟純明嗜好鮮少不自貴倨喜親書

生每得僚佐危言極論則深信而不諱忌至若周之所以得則斂衽加敬漢之所以失則嚬蹙不忍聞也邇者王謦曰彰人心日附臣與二三人者竊相欣賀以為陛下有子國家無疆之休也今竊有感焉會慶誕節陛下闕上觴之禮而弗講長至大會陛下復闕稱賀之禮而弗講羣臣廹怵妄窺聖意臣固知陛下自違豫以來雖及康復尚弗便於乘輿而怯風霜雖然非所以為訓也何者區區陳說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泛

觀往古無過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陛下上虧三宮之懽而下責小臣陳誼於冢嗣以庶幾寡過則雖抱血誠之忠未見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楚王有言人之愛其子者亦如余乎陛下以國家無疆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而偶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顧使講讀皆為空言名曰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臣以多病早衰齒髮頹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方申祠請以便醫藥不忍默默昧死

為陛下一言以冀省悟伏紙流涕不知所云
是時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
呈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
付出聖政序内翰李𪩘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
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
宫
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陳傅良除起居舍人某忽拜

除命懼不遑居伏念某疎庸之資淺陋之學重以病餘齒髮衰變介在衆俊是爲陳人而自再入修門疊冒殊渥甫綴郎曹遂領冊府纔及半載復有今除且夫侍立記言舉世之所孜信直前論事在廷之所觀瞻冒而居之實逾涯分而亦非所以安數奇之迹全靖共之操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寢誤恩以輯公論十二月二十四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兼權中書舍人竊以攝官承乏暫時使令力所克堪不當辭避惟是掖垣之職關係非輕蓋辭令不工則不足以發明主德封還不競則不足以慰滿公論茍非其人難以一朝居也伏念某才識衰落無華國之文志氣銷墮無回天之力若使嘗試爲之必見闕誤此所以聞命震懼須至控免而况環觀在廷英俊林立或兼數器纔劾一官則寢此誤恩改畀他士不惟寛小己共二之憂亦足成公

朝選衆之美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從所乞四年正月十九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繳奏劉煒與監司差遣狀

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劉煒首議禁戢私錢令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臣寮上言乞賜寢罷二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以次官書行劄付臣須至奏聞者臣竊以劉煒嘗為監司以言罷去今既旬歲循省云久陛下念之再與元來一等差遣此乃朝廷起廢之

常典人主棄瑕之美意求之故事前後施行似此非一
蓋亦無可爭執者矣獨緣特降批旨稍關事體即與尋
常行遣不同此後省所以不無疑惑須至論奏臣愚欲
望聖慈特垂天聽收回批旨將劉煒只依常行起廢事
例候有闕次隨宜差使如此則雖臣書行而當官之人
可以自安不至再有煩瀆且亦以免劉煒煩言滋至之
累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二月初九日奏入留中

繳奏刑部大理寺鄢大為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吉州奏勘到百姓鄢大為説合已斷人李一討合游六等各持杖行刼朱三家穀物贓滿按法寺稱其鄢大為准條為絞刑上定斷合决重杖處死二月十四三省同奉聖旨鄢大為依斷令臣書行緣事干人命須至奏聞者臣竊詳上件斷案止以鄢大為所帶刼穀木檐堪以害人定為持仗强盜贓滿五貫合决重杖處死設若不以木檐為杖即計贓須滿十貫方得死罪死生之分在

於木檐稱杖不稱杖毫厘之間此不可不謹也臣嘗習此矣在律仗謂兵器杵棒之屬餘條稱仗准此恭惟本朝列聖繼作刑日益輕以爲杵棒立文該載未明則犯法者易陷刑者衆於是重立兩條案嘉祐編敕賊盜門其一云應持竹鎗竹杖磚石之類爲盜堪以害人者並同持仗之法此謂苟持竹鎗竹杖磚石堪以害人之物而爲盜者即爲持仗以明但持所須之物爲盜不得稱仗矣其一云將鎌檐刀斧之屬於人園林陂野内偷割

禾穀蔬果盜所柴薪之類元非積聚者并將篙楫盜取空船或持鞭杖偷趂孳畜雖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依不持仗竊盜法此謂苟持鎌檐刀斧所須之物而為盜即不為持仗以明必是特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始得稱仗矣上件兩條合為一編載在敕文則有司緣用可以參照不至抵牾至於元豐刪修舊敕一時不深求嘉祐以前立法美意輙將上件兩條離為兩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仗者持竹木磚石之類堪以

害人者同其一條在賊盜門云諸於城外竊盜無人防守特持所須之具者並為不持仗注云謂採斫須金刃船栰須篙楫負須檐畜須鞭之類蓋自將兩條離為二處即凡用持仗之法只據名例門立文凡用不持仗之法只據賊盜門立文而兩文始不相參照無所斟酌矣兼詳元豐刪定嘉祐敕顛倒本文已失初意謂並同持仗之法改作諸稱仗者節略數字便成深文謂刪去鎗杖但稱竹木自元豐迄今有司遵用蓋不知重報者幾千人矣今來鄜大為之獄

只是布袋并檐即不曾施威力若用嘉祐舊敕即非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明矣且夫前朝立法本持所須之物為盜其意非是欲以害人雖斧刃不謂為仗本持堪害人之物為盜其意是欲以害人雖磚石得謂為仗但論其盜有無欲害人之心不計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物原情定罪此春秋之義也又云持仗在外空手入屋罪至死者各減一等即雖持仗若其時不以入室可以減等又云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並同不持

仗即雖持所須之物若其時施威力抵拒可以加等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元豐改作離析敕文令來有司尚循謬誤臣愚欲望睿慈特將鄙大爲之罪從未滿十貫條特貸命斷遣仍乞以刑部大理寺擬斷官吏並且免坐失入之罪仍乞將見行條法送刪定所據嘉祐舊敕將兩條刪潤併入賊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中興之初重修紹興敕令已有指揮用嘉祐舊法故元豐敕多在釐改之科數內持仗一條當時有司偶失參攷尚未追正

今來若行刪潤初非剏新衡改而聖主好生之德公

朝從恕之風自今以始益深益厚愚民無知雖似幸

免而天聽甚畀宜享其報此臣所以拳拳也所以録黄

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或難臣曰嘉祐勑稱以鐮檐刀斧之屬必繼

之以園林陂野即若持此物入有人居止之室便

得稱仗臣竊謂不然園林陂野固是與有人居止

之室相對立文竊詳元敕有持仗入有人居止之

室竊盜者依不持仗强盜條定斷之文却無持所須之物入有人居止之室强盜者依持仗强盜條定斷之文以此推見只是辨盜者所持本意安在苟是持堪以害人之物入屋為盜雖竊盜可以加等依强盜條故為之立文苟是持所須之物入屋為盜即雖强盜不可以加等依持仗强盜條故不為之立文以其文之有無曉然明甚伏乞睿照二月十六奏入得旨改斷

上嘉王劄子

某等皇恐僭越有廹切之懇仰干王聽近者主上車駕再不過宮宰執侍從相與論諫至於一再而上意猶豫未決中外惶惑計無所出獨以為能贊乘輿之決為主上言此者莫如中宮能通宮禁之情為中宮言此者莫如大王又以某等忝為僚佐辱知最深亦宜為大王言此以成父子之盛德廹於公論不容隱嘿某等竊謂父子之愛根於天性假如主上稍惑慫於朝謁恭想重華

未必便有間言只縁乘輿已駕衛從羅列百官下司夾
道起居六軍萬姓望塵踴躍伺候移日俄復中輟以此
極駭觀聽反招謗讟又既饑弗得食勞弗能息長嗟浩
嘆往往盈路都人寒心恐有不測此皆大王之所親見
中宫之所與聞也今不為計後悔何及某等欲望大王
力請於中宫以調娛主上為已任備極左右之養順適
起居之節上意有所不樂則為之彌縫下情有所難通
則為之啟導至過宫日分期於必信號令已出風雨不

渝如此則北内惟愉外廷悦服中宮母儀之美配於古人大王子職之譽顯於天下蒼生頼之社稷頼之豈惟女史之光儲君之福哉

直前劄子

臣待罪右史日侍清光恭覩陛下大昕視朝天顔肅穆垂衣拱手尊嚴若神凡所施行悉中機會凡所延見曲盡謙勤未嘗有一話一言匆猝過差一趨一步俄頃失錯可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徳之至者矣近者車駕過宮

日分與引班直換授之時百官有司伺候移日竟成中輟各自引退臣切惑焉何者平居暇時曽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戒嚴百辟就列却乃深處九重都不省記近在旬月頻違常度者哉而軍民藉藉妄生謗議轉相倡和無所不有臣雖至愚固知陛下之不如所云也反覆思惟乃得其故葢自往歲之冬聖意嘗闕

止齋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劉璠

欽定四庫全書

止齋集卷二十二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繳奏内侍張安仁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樞密院關二月三十日

奉聖旨已降指揮張安仁該進呈安奉至尊壽皇聖帝

聖政會要了畢兩局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轉

一官未曾收使令來為係入内内侍省付都知可将上

件兩官特與依黄邁昨任省官日例於階官上轉行一官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詳祖宗以來文武官磨勘立爲止法二百餘年守之舊矣至武功大夫不可轉横行則尤爲嚴密前後臣僚論奏非一臣不復悉數今來張安仁指揮用安奉壽皇聖政會要推恩得轉一官并昨該解帶合轉一官將上件兩官與階官上轉行一官若遂轉行即徑入横行蓋其陳乞之詞以爲兩官轉一官不爲踰越而陛下俯從其請亦以爲兩官而轉

一官不爲僥倖云爾檢准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敕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礙止法人縁經戰陣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令二例回授無以激勸於是始立武功大夫三官轉行横行一官之法恭惟壽皇愛惜名器獨不吝於戰功豈不欲徑許轉行横行以厲鬬士而詔書諄諄特示優異必累三官方轉一官何也誠以二百餘年遵守止法而一旦創爲異恩不但回授亦必以戰功三官方得轉行則上不廢祖宗之制而下可以勸將士之心也

令也安仁廼欲以進書解帶兩官比之戰功又少一官而轉横行豈不破累朝之成憲紊隆興之新法啟庸人之覬心沮壯士之鬬志乎且今來指揮引用紹熙元年七月十八日黄邁事例臣竊謂黄邁事例已是失錯自合改正若已曽經施行便為永制則臣所未之聞也竊見紹熙元年張國珍以武功大夫任統制官及十年有旨許用趙圭例轉遥郡臣寮論之竟寢前命即不以趙圭為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陛下之所已行也又鄭大

亨以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職事修舉有旨許用王公昌例轉遥郡臣寮論之亦寢前命即不以王公昌為例放過此不以例廢法又陛下之所已行也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何獨此等却但因循此臣所以敢為陛下言之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三月十三日奏

第二狀

臣昨論奏内侍張安仁横行不當自惟踈遠小臣驟蒙

任使而輙違忤天威死有餘罪恭奉御筆依自來體例施行仰見聖心優容詞旨温厚如此益自感激不容但已蓋臣已取索到吏部尚右名籍并已行遣過千照逐一稽攷自陛下臨御以來即無似此體式緣有淳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敕節文吏部奏檢照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敕武功大夫實歷七年用七舉主並轉横行三省同奉聖旨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聖旨指揮施行此陛下初政所以示信於天下而

臣之所當守者也歲嘗降特㫖郭果等八人緫戎閫外
宣力為多並特轉一官吏部申數内郭果郭杲由世卿
李思孝各係武功大夫並合轉右武大夫縁有上件聖
㫖指揮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巳降指揮未
敢便行擬轉續奉聖㫖竟令回授且夫帥閫之臣比之
省職難易勞逸大段不同兼之是陛下始初特恩而猶
以有司申審竟令回授今來若以張安仁放過臣恐諸
將解體矣此臣之所不敢已也若以為見任省官便可

轉行則又不然祖宗舊制入內內侍省使臣寄資至內殿承制即更不得磨勘轉至副使宣和以來方許係寄資內殿崇班以上磨勘依吏部法轉至諸司副使靖康元年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省官稱職任恩數請給並遵祖宗舊制上件存留照用指揮係是見行即無衝改以此可見省職即無指定都知押班許轉橫行之法况自淳熙十六年以後內侍官轉行橫行不過二人黄邁新知省事用該遇登極及製造皇后禕

衣了畢渠彬以從壽皇駕過重華宮此乃舜禹授受之際千載一遇豈得與闕恩同年而語哉由此言之藉使廢法從例則亦無例可攀臣不免上違隆旨再三論奏區區欲望聖慈特賜寢罷前命止令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補外

某一介疏遠素無榮望不謂疊冒恩渥備員右史兼職西掖書生所願不過及此極欲勉强庸駑少效尺寸伏

念某將指湖湘嘗得心脾之疾痛不可忍至於失汗大肉消陷幾死者再矣每念此疾唯不復作作且即死忽自今春日痛一日心甚懼之服食俱廢不惟職司弛慢難安亦恐朝謁僵仆非便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與在外待闕合入差遣一次或檢會前請與之祠禄以便醫理倘未朝露當有歸班圖報之日

內引劄子

臣頃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為而厭多

事雖蒙矜納不謂違忤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夫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之間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為晏其積也以春為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平治天下皆羣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强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羣臣之官曠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强而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無邇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為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强而讒間迎合之計中也是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説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説沮壞勞績

允若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禁因其樂厭飫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允若此皆迎合也甚者諱惡奕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兵戈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疎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察於實而眩於無為之名特姦臣持禄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

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恭惟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遇事輙斷罔或留難有言必中靡容熒惑君德如此足以上當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光紹壽皇揔攬乾剛之業矣踐阼以來其見於明效大驗如不信近習而請託苞苴之弊息不釆游言而察探羅織之獄衰不尚獨斷而宰相執政之啟擬行事不繁文而百官有司之職宏定則又漢唐以來君德所不及也臣猶慮聖心務在無為而進自強之論誠望陛下充此德濟此治

效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者而已恭以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臣竊見間者擢用同姓爲大臣有以故事爭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紹興聖訓逡巡不敢就職而詔旨丁寧不可回奪二三大璫解罷省事俄以片紙出禁中雖左右朝夕之人欲籲哀乞憐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蠢爾小臣白身補授被封駁者再矣而陛下久不忍決監司郡守差除不當臺

臣論列至於數四葢逾月而後付出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耳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於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此臣所以拳拳也

繳奏給事中黄裳改除兵部侍郎狀

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黄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録黄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黄裳不肯書讀輙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

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復論忽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繳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為是歟抑以為非歟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

臣竊以為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蔽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權任數以此為蓋抹之術則是姦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為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猜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嘗奏事屢言君德當與天同每蒙淵聽曲加奬納今夫天發生則為雨露肅殺則為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霜雪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熒惑聰明懐

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其章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裳所言止於為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懐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違忤遽有遷改今乃名為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怒絶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黄裳雖去何以繼之强頴緘默誰無愧恥隨事正捄未知所終則此除之後將見給舍竟為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

不敢默默也欲望睿慈少霽天威收回成命令黄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為来者之勸

第二狀

臣昨具奏給事中黄裳縁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黄裳依舊供職所有録黄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潤略黄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黄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闥闕官今已數日臣

愚竊度或者陛下以為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為陛下誦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王臣等既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

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
宗號為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
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為簽書樞
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官書書讀瑀乞
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
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黄門職典出納顧不留瑀自助竊
為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
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

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璹出特賜象笏是則陛下家
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
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為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
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為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
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為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
瑀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
事以替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
臣効李藩裴垍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黄裳依舊供

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隮方孟卿同托不朽曷勝榮幸取進止五月初四日奏

入留中

論史官劄子

臣嘗具奏竊見唐大順一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録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録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

修之踰年竟不能編一字臣以此知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令史院檢討皆是兼局更出迭入有同傳舍至修撰亦以從臣兼之往往多近上眷渥之人率不淹久去掌機政大槩一年之間方議立條例均分卷帙而出院多矣則一朝鉅典無由就緒事大體重豈容空過歲月提領大臣須至取旨立限奏篇臣恐未免逐急率課取具臨時草草逃責而無以發明盛德大業傳信萬世要亦非秉筆者稽遲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無專官

故也近年李燾洪邁以待制相繼修史不領他事而後四朝國史方及成書以臣愚見兩制臣僚位望已貴若委以史事見謂冷局不過一二年閒朝廷須更遷除雖曰專官未必久任今職名中有秘閣修撰右文殿修撰并舊有史館校勘等正是三館修書官名目自郎察卿監補外之人皆得除授若將此二三職名置為史官以二年為任自史館校勘之類供職稍遷秘閣修撰又稍遷右文殿修撰在院少亦已五七年俟有勞績雖就遷

次對如李燾洪邁兼領可也則是史官與郎察卿監可以馴至從班事體略同有專官之効無冷局之嫌庶幾大典責成有人况在祖宗朝雖諫議大夫以上皆帶出為寄禄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為諫官則令以修撰為貼職而以供職史院者為史官蓋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愚不自度妄論史事唯陛下裁幸

繳奏陳源除入内内侍押班狀

臣去國日久初不詳陳源得罪之由及考之有司見得

嘗投寘遠外没入家産一時同惡相濟之人如徐彦達李庚輩亦各編管估籍及許逐便以来間有命則給舍臣僚節次論奏然後知陳源得罪於高宗蓋服用或擬於乘輿聲色不下於宮禁禁路鈐正使實供厮役所謂小人之無君上者也故自壽皇及陛下初政至於今日凡羣臣有言悉蒙開納前後施行已降指揮有司所共遵守也今者押班之除後省封還廹於天威黽勉書讀而臣適暫攝西掖若亦書行便當命詞臣不知若陳源

者將何以為之詞也若采羣臣前日之言因為之詞則是暴其罪狀於天下適以彰聖明擢用之失若但揣陛下今日之意別為之詞是以壽皇及初政以來施行羣臣之言所降指揮駁而不用即為此詞將進退或戾於君父矣臣必不敢奉詔臣愚欲望聖慈少霽威嚴追寢除目勿以螻蟻之微敢遏風雷之命而加之罪則臣之幸也聖時之盛事也臣不勝拳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七月二十五日謝深甫為給事中已書樞密院劄子去訖奏入

不報

繳奏白身彭壽補官狀

准中書門下送到錄黃奉聖旨御前書寫文字白身彭壽上等實及一十年依已降指揮與補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伏覩今年五月四日樞密院劄付臣寮上言樞密院送到錄黃一道為御前書寫文字薛淙補官臣茫然不知所從欲乞行下薛淙所屬官司取見入役年月據實保明委及十年方與取旨補官則臣有憑據乃敢

書行伏候敕旨睿思殿庫供到本庫契勘薛淙於淳熙十年正月十一日差充御前上等書寫文字睿思殿庫掌管官物祗應至今實及十年已上即無在假不在司月日保明是實申聞事五月四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與書行其薛淙已書行補授去訖今來彭壽即未見得本人應得上項指揮臣愚欲乞檢照五月四日聖旨指揮行下所屬保明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八月初八奏

繳奏閤門承受趙銓乞將轉官回授封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為成忠郎閤門承受趙銓用因該人使到闕應奉及一十畨得轉一官公據乞將回授封贈父母令臣撰詞給告須至奏聞者右臣據吏部供到狀契勘趙銓見係閤門承受所授成忠郎係該遇皇帝登寶位引用紹興三十二年指揮預行補授成忠郎其餘應于合得轉官恩例酬賞即無許收使條法指揮又據司封供到狀檢准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

臣寮上言三省同奉聖旨今後封贈並依司封見行條法施行本部除有曲全禮鍾闌已放行回授封贈父母體例外自淳熙六年已降指揮之後别無命官帶吏職放行封贈體例臣愚欲望睿慈將趙銓所乞回授封贈指揮特賜追寢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行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止齋集卷二十二